

Сборник сочинений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5



NLIC 2970664645

河北教育出版社

Cherchez l'Inconnu, Cherchez l'Inconnu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五卷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

陈 癸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臧仲伦 译



NLIC 2970664645

河北教育出版社

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约翰福音》，第 12 章，第 24 节)

*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原姓斯尼特金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妻子亡故后所娶的第二个妻子。她聪明干练，精力充沛，持家有方，曾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以巨大帮助，替他做速记，誊清原稿，校阅清样，甚至替他做出版和发行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她又替他整理遗稿，编纂书目，出版全集，收集遗物。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将他的这部绝笔之作献给她以外，临死前还对她说：“记住，阿尼娅，我一直热烈地爱你，从来没有对你变过心，甚至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列夫·托尔斯泰曾经不胜感慨地说：“俄国的许多作家如果都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有位好妻子，他们的处境就好多了。”

* * 作者通过耶稣基督的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俄国，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信念：只有前驱者不惜自己的生命，播种真理的种子，才能唤醒千千万万人的觉醒。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葬于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季赫文公墓。墓前，在作家青铜塑像的基座上也镌刻着同样的字句，但略有改动：“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作者的话

我要给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下笔伊始就感到有点为难。是这么回事：我虽然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叫做我的主人公，可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也知道他决不是伟人，因此我预见到免不了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既然您选中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做您的主人公，他到底有什么惊人之举？他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谁了解他？他缘何闻名？我作为一名读者，为什么要耗费时间来研究此人的生平和行状呢？

这最后一个问题最要命了，因为我对此只能回答：“也许，读了这部小说，您自己会看到的。”然而，如果有人读了这部小说，并没有看到，也不同意我的这位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有什么出众之处，那怎么办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十分伤心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他不同凡响，但是我又满腹狐疑：我能不能向读者证明这点呢？问题在于，他也许能够有所作为，但此人尚未定型，难以捉摸。不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要求一个人明净如水，那才奇怪哩。也许，有一点倒是没有疑问的：此人很怪，甚至是个怪物。但是，奇怪也罢，古怪也罢，只会使人望而却步，决不会刮目相看，特别是现

在，大家都力求团结起来，在普遍的混乱中求同存异的时候。而怪物，在多数情况下，无非是一种局部和孤立的现象。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您不同意这最后的论题，并且回答：“不是这样”，或者“并非永远是这样”，那么，有关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到底有何意义的问题，说不定我倒会精神大振。因为不仅怪物“并非永远”是局部和孤立的现象，而且相反，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他倒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心，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因某种风刮来，大家不知怎的都暂时离开他了……

话又说回来，我本来大可不必做这种极端乏味而又含糊其辞的解释，干脆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人看了喜欢，就会凑凑合合地看下去，但要命的是，我要写的这个传记虽然是一个，但小说却有两部。而且第二部小说是主要的——写的是我的这位主人公在当代，即在我们眼下的活动^①。而第一部小说写的却是发生在十三年以前的事^②。甚至几乎算不上小说，只是我那主人公青春年少时的短暂的一瞬。我要略去这第一部小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第二部小说中的许多事就会看不懂了。但是，真要这么做的话，我起初的两难处境就变得更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按照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拟写成正、续两篇。正、续篇之间相隔十三年，故事转到当代，即 19 世纪 80 年代。那时阿廖沙已经不再是青年，他已经成熟了。他到处寻找真理，成了革命者。后来终于成了一名政治犯，被处极刑。本书完成于 1880 年 11 月，作者于 1881 年 1 月 28 日逝世。因此，作者原来的构想没有实现。

② 作者的这篇前言作于 1878 年。十三年前应是 1865 年。实际上，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俄国正式实行司法改革的 1866 年。也可能因为这篇前言发表于 1879 年，作者是从这一年开始计算的。

复杂了。因为我这个为人立传的人自己也认为，也许，给这么一个质朴简单而又尚未定型的人物写一部小说，已经是多余的了，现在竟要写两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又应当怎样解释我的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呢？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连我都没了主意，思虑再三，干脆不做任何解决。不用说，洞察秋毫的读者早就看穿了我从一开始就想这么做，令他们恼火的是我干吗废话连篇，糟蹋他们的宝贵光阴呢？我对此的回答倒是颇有把握了：我所以废话连篇，浪费大好光阴，第一是出于礼貌，第二是工于心计：反正我已经把丑话说在头里了。不过，如果我的小说“在整体的本质一致中”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故事，我甚至感到高兴。读者可以先看第一个故事，然后自己拿主意：值不值得接下去看第二个？当然，谁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第一个故事才读完两页就不妨废卷不读，从此再不打开它。但是，要知道，毕竟有这么一些好脾气的读者，他们一定会看到底，以便在做出公正的评价时不致判断有误；比如，所有的俄国批评家就无不如此。面对这样一些读者，我心里毕竟会感到轻松些：尽管他们十分认真，而且一丝不苟，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尽可以在读这部小说的头一个故事时就撇下不读。这也算是前言吧。我完全同意它是多余的，但是既然写了，就姑妄留之吧。

现在言归正传。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家族之父，
地主

德米特里（米佳）·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退伍军官，
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大学毕业，老卡拉马佐夫
的次子

阿列克谢（阿廖沙）·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见习修
士，佐西玛长老的弟子，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斯梅尔佳科夫——老卡拉马佐夫和一疯
女人的私生子，他家的厨子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
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女仆，格里戈里之妻

阿格拉费娜（格鲁申卡）·亚历山德罗芙娜·斯韦特洛娃——老
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两父子同时追逐的一个出身微贱的美
丽女子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地主，贵族，德米特里兄
弟的堂舅

彼得·福米奇·卡尔加诺夫——米乌索夫的远亲

卡捷琳娜（卡佳）·伊万诺芙娜·韦尔霍夫采娃——德米特里的
未婚妻

马克西莫夫——落魄的小地主

米哈伊尔（米沙）·奥西波维奇·拉基京——神学校学生

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霍赫拉科娃——孀居的女地主

丽莎——霍赫拉科娃的女儿

库兹马·库兹米奇·萨姆索诺夫——富商，格鲁申卡的相好与庇
护人

佐西玛神父——修道院长老

约瑟神父

派西神父

费拉蓬特神父

尼古拉·伊里奇·斯涅吉廖夫——被部队开革的步兵上尉，外号
“树皮团”

伊柳沙——小学生，斯涅吉廖夫的儿子

尼古拉（科利亚）·伊万诺维奇·克拉索特金——伊柳沙的高班
同学

斯穆罗夫——伊柳沙的同班同学

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老卡拉马佐夫邻居的女儿

赫尔岑什图勃——大夫

瓦尔文斯基——县医院的年轻大夫

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年轻官员

特里丰·鲍里索维奇——车马店老板

米哈伊尔·马卡雷奇·马卡罗夫——县警察局长

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什梅尔措夫——区警察局长

费多西娅（费尼娅）·马尔科芙娜——格鲁申卡的贴身侍女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副检察官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涅柳多夫——法院预审官

费秋科维奇——德米特里的辩护人

目 录

第一部

卷一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故事

- 一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 (3)
- 二 甩手不管长子 …………… (8)
- 三 续弦和续弦后生的孩子 …………… (12)
- 四 第三个儿子阿廖沙 …………… (20)
- 五 长老 …………… (31)

卷二 不适当的聚会

- 一 大家来到修道院 …………… (44)
- 二 老小丑 …………… (51)
- 三 女信徒 …………… (64)
- 四 一位信仰不坚定的太太 …………… (75)
- 五 阿门，阿门！ …………… (85)
- 六 这种人活着干什么！ …………… (98)
- 七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神学校学生 …… (113)
- 八 大吵大闹 …………… (126)

卷三 色狼

- 一 下房 (139)
- 二 臭丫头利扎韦塔 (147)
- 三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诗体 (153)
- 四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故事体 (166)
- 五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双脚朝天 (177)
- 六 斯梅尔佳科夫 (188)
- 七 争论 (196)
- 八 酒酣耳热 (204)
- 九 色狼 (216)
- 十 两个女人在一起 (224)
- 十一 又一个人名誉扫地 (239)

第二部

卷四 冲动

- 一 费拉蓬特神父 (253)
- 二 在父亲身旁 (267)
- 三 跟小学生们掺和上了 (274)
-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280)
- 五 客厅里的冲动 (289)
- 六 木屋里的冲动 (304)
- 七 清新空气下的冲动 (315)

卷五 PRO 和 CONTRA

- 一 婚约 (330)
- 二 斯梅尔佳科夫弹吉他 (344)
- 三 兄弟俩相互了解 (354)
- 四 离经叛道 (368)

五	宗教大法官	(387)
六	暂时还很不明朗的一章	(422)
七	“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	(436)
卷六	俄罗斯修士	
一	佐西玛长老和他的客人	(447)
二	已圆寂的苦行修士司祭佐西玛长老的生平， 由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 死者口述编纂（传记资料）	(453)
三	佐西玛长老的谈话和开示录（摘要）	(495)

第一部

卷一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故事

一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敝县地主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整整十三年前发生了一桩疑案，其父不幸惨死，当时，这件案子使此人遐迩闻名（直到现在敝县还有不少人提起他）。关于此案的详情，容我以后再慢慢道来。现在对于这位“地主”（敝县的人都这么叫他，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不曾在自己的庄园里住过）我要讲的只是，他虽然是个怪人，但却屡见不鲜，这类人不仅十分恶劣而又荒淫无耻，而且糊涂透顶。不过，这类人尽管糊涂，在经营自家的产业上却十分精明，也似乎仅此而已。比如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几乎是白手起家，他这地主再小也没有了，东奔西颠，走家串户地吃白饭，死气白赖地赖在人家当食客，可是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居然积攒了十万卢布现金。与此同时，他毕竟一辈子仍是全县最糊涂的浑蛋。我再重复一遍：倒不是说他笨；这类混账东西多半相当聪明、相当狡猾——我只是说他

浑，而且是一种特别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浑。他结过两次婚，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乃前妻所生，其余二位，伊万和阿列克谢，乃续弦后所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发妻出身于一个相当富有的名门望族——贵族米乌索夫家，这家也是敝县的地主。这么一个妆奁丰厚的姑娘，千娇百媚，而且聪明伶俐（这类聪明伶俐的小姐在我们当代并不少见，但是过去也屡屡出现），怎么会下嫁给这么一个没出息的“草包”（当时大家就这么叫他）呢？个中道理我就不便多说了。要知道，我还知道一个小妞，还在上上一代的“浪漫派”时代，她就谜一般爱上了一位先生，而且一爱就是好几年，本来满可以稳扎稳打、风平浪静地嫁给他，什么时候嫁给他都成，可是她却异想天开，自己给自己编造了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于是便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登上一座类似悬崖的高岸，从上面纵身一跃，跳进了一条又深又急的大河，因而香消玉殒，这全是她毫无道理地自找的，唯一说得出来的原因就是她想学莎士比亚的奥菲利娅^①。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她早就看中和喜爱的这座悬崖，不是那么风景如画，假如那地方不过是一处平平淡淡的平坦的河岸，那么她的投河自尽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应当认为，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两代或三代人中，这样的事或与这同类的事曾经发生过不少。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也庶几近之，无疑是流风所至，起而效尤，也可能是那“受禁锢思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这里提到奥菲利娅，目的在于暗示当时的热门话题妇女解放，以及这一类思想无非来自西方。

想的愤懑”^①。她也许想显示妇女独立，反抗社会环境，反对自己家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她那召之即来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姑且假定就这一刹那吧，似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尽管被人溢为食客，仍旧是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最勇敢而又最玩世不恭的人，尽管他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个亡命徒和小丑。富有刺激性的还有这事必须以私奔告终，这简直使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开心极了。至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碰到这类意外的艳遇，就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巴不得一步登天，让他干什么都行；攀龙附凤，结一门好亲，又能拿到一笔陪嫁，这让他太神往了。至于双方的爱情，无论是新娘方面，也无论是他那方面，似乎根本没有，尽管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长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因此，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此公毕生极端好色，只要随便什么女人向他招招手，他就会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唯有这女人在情欲方面却提不起他的任何特别的兴趣。

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在跟他私奔以后便立刻看清了她对自己的丈夫只有轻蔑，没有任何其他感情。因此这桩婚事的结果便非常快地显示了出来。尽管她娘家甚至相当快就自认倒霉，默认了这桩婚事，分出一笔陪嫁给这位私奔的小姐，可是他们夫妻间却开始了最杂乱无章的生活，而且天天大打出手。有人说，这位年轻的太太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相比，表现

①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莫要相信自己》（1839）：“年轻的幻想家啊，莫要相信自己，/要害怕溃瘍似的害怕灵感，/灵感是你患病的心灵的胡言乱语，/或者你受禁锢思想的愤懑。”（顾蕴璞译）莱蒙托夫的这首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在他的幻想小说《温顺的女人》中引用过。